



父亲的脊背

□向辉

那天凌晨，年迈的父亲在沉睡中不小心从两尺高的木床上摔到了水泥地面，头皮顿时鲜血直流。接到母亲的紧急电话，我第一时间驱车从城里赶回乡下老家。

父亲的头皮划出一道长长的伤口，我问疼不疼，父亲摇摇头，我再问哪儿不舒服，父亲还是摇头，不说半句话。在我眼里，父亲始终生性坚强，纵使心中有再多的难处，有再大的痛苦，也从来不在我们兄弟面前诉说。

作为学医出身的我，深知头颅损伤并不是小事，后果难以预料，况且父亲已过八旬。情急之下，匆忙带着父亲就近来到荷花村卫生室，以解燃眉之急。

村医叫田承孝，四十出头，是卫生行政部门通过层层选拔定向培养的医学生，在国家公立卫生学校进行过3年专业培训，又在市级中医院进修过1年，通过考试取得了乡村医生资质。

面对头皮还在渗血的父亲，田承孝一边询问病情，一边开展伤口、看瞳孔、测血压、听心率等健康检查，进行简单的清创处理和伤口包扎，当即按政策减免了部分医药费用。但因父亲年纪太大，村卫生室条件受限，田承孝考虑再三，建议父亲速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按照村医的建议，我很快把父亲送进了张家界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接诊医生是我在校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全习珍。全医生在急诊科工作多年，经验非常丰富，经过详细询问查看伤情，迅速对伤口实施了清创缝合包扎手术，接着又安排做了头部CT检查，初步诊断为：头部软组织挫伤，并无大碍，压在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依偎在父亲身旁，凝望着惊魂未定的父亲，心中徒然产生一种莫名的愧疚和伤痛。这些年来，因为忙于工作，觉得在父亲身边的时间太少了，没有照顾好父亲，情不自禁回想起小时候父亲背我寻医的情景。

那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正值谷雨季节，天气有些湿冷。我大病一场，头痛、高烧、咳嗽、不思饮食、四肢软弱乏力。父母用土办法治疗了一天一夜，仍然无济于事，心里非常着急，决定带我去看村医。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背着我急匆匆赶往村卫生室。从家里到村卫生室，大约有两公里距离。村里到处都是水田，田里种植了稻谷，葱葱郁郁，像是铺了一层绿色的地毯。

当时，我已经五六岁了，个子敦实肥胖，而父亲却很瘦弱。伏在父亲的脊背上，沿着高低不平而又狭窄的田坎，父亲踉踉跄跄着艰难前行，稍有不慎，我们就会掉下水田。

没走多远，我因为身体虚弱和一路颠簸，心窝突然不适，头晕目眩恶心欲吐，感觉快支持不住了。听到我痛苦的呻吟，父亲放慢脚步，转过头来，用脸贴了一下我的前额，再用双手用力把我向上托了托，尽量让我更安全舒适一些。

在冷风的吹拂下，我的体表温度很快下降了，身体似乎好了一点，我从痛苦的挣扎中慢慢缓过神来，幸福地躺在父亲宽阔的脊背上。蓦地，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胸前湿润了，父亲的汗水穿透脊背，浸湿了厚厚的衣衫，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父亲的两鬓滚落下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父亲把我带进一间低矮阴暗的瓦房，一股刺鼻的药味扑面而来。父亲把我从脊背上放下来揽入怀中，在我耳边轻唤，告诉我村卫生室到了。

我已记不清当初村卫生室的模样。只依稀记得父母说过，村医叫段年科，经常背一个暗红色的小药箱在村子方圆十里走家串户，给村民打针送药，宣传防病知识，乡亲们都恭敬地称他段医生。

我胆怯地躲在父亲怀中，悄悄扭过头朝段医生看了一眼，只见他穿着一身打了几个补丁而又褪了色的中山装，颈部挂着一幅锈迹斑斑的听诊器，正蹲在墙角边清洗几具注射器和针头，然后放入一个黑乎乎的变了形的小铁盒，再用柴火加热消毒，屋里有着浓浓的烟雾，有点让人窒息。

段医生朝我走了过来，一边向父亲询问我的病情，一边用手摸了一下我的脸颊，用听诊器在我胸前和肚皮上来回听了一会儿，再把体温表放进我的腋窝，没有诊断，也没开处方，顺手从一个只有几瓶药的简易木制药柜中拿出两个药瓶，包了两包药塞到父亲手中，简单交待了几句，然后又在我的小屁股上打了一针，当我哭喊出来的时候，针头已经拔了出来。

父亲读过高小，认识一些简单的文字，理解一些药物用途，回家一看，两种药物都是白色片剂，与小纽扣一样大小，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药名。一种是安乃近片，用来退烧；一种是复方新诺明片，用来消炎。因药片太大，我实在咽不下去，父亲只好把药片捣碎，在母亲的帮助下，和着红糖水往我肚子里灌。那药吃起来太难受，我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从父亲背我寻医，到我带父亲急诊，转眼跨越近半个世纪，回想起来，家乡沧桑巨变，父亲容颜已老，而那些曾经相互陪伴而又洋溢幸福的时光，却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那是我与父亲最温暖的守候。



老街上有一个卖油酥饼的小摊，摊主是老乔，儿子福娃是他的助手。小摊简陋，一个铁炉、一块案板、一顶防雨棚，几乎是他的全部家当。

每天天不亮，老乔就开始揉面，面是前一天晚上发酵好的，盛在一个特大陶盆中，陶盆黝黑发亮，又被老乔擦得干干净净，简直可以照出人影。油酥饼用的是硬面，所以老乔揉面时要使出全身力气，不一会，面颊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爬着几丝皱纹的额头也泛起了汗光。老乔头也不抬，继续忙活着，直到面团表面发光，面块变得光滑劲道，这才停下酸疼的手臂。

小镇上的人喜欢看老乔揉面，因为他能做到“三光”，面盆光、案板光、手掌光。以前，媒人给小伙子介绍对象，会提前考察姑娘做面情况。面条柔韧、顺滑、喷香只是一方面，揉面能不能做到“三光”也很重要，因为这一点能间接说明姑娘是否爱干净、干活利索，反之则会被媒人无情刷掉。老乔揉面，不但能做到“三光”，还能保持围裙干净，地面干净，许多人都冲着这一点去买老乔油酥饼的。

制酥环节很关键，油酥饼好不好吃，关键看油酥香不香。菜籽油烧热放凉，老乔徐徐倒入面粉，福娃用擀杖迅速搅拌均匀，再

加入五香粉和食盐，用手反复搓擦，锅里的面粉和油先是变成雪花状，然后变成一大团扁，擀成薄饼，所有环节一气呵成、干净利索。10个饼坯摆成两行，老乔撒上白芝麻，放到热鏊上烤制。等到两面金黄，挪入炉膛，在炭火炙烤下，饼坯慢慢蒸发水分。这时，老街上香气袭人，芝麻香、油酥香、麦香混合在一起，让人垂涎三尺。

老乔揉面、制酥时，福娃也没闲着，他一声不吭蹲在地上生火，浓烟从炉子里呼呼冒出来，西风一吹，恰好吹到脸上，福娃被呛到了，吐着舌头做了个鬼脸。老乔看见了，脸上露出微笑，眼睛里全是宠爱。

福娃负责照看铁炉，铁炉是用废油桶改造的，最上面有个铁鏊，中间用泥抹了，架上一圈铁丝网，饼子放在上面稳稳当当，最下面是“哔哔啵啵”燃烧的炉膛。

老乔总是这样，做事有板有眼，绝不会因为顾客着急就省掉任何一个环节。他用刀切出一大团面，揉成长条，再揪成大小一致的面剂子。面剂子不用称，不多不少刚刚三两，有人不相信，拿到隔壁水果摊上去称，一两一钱不差。

接着，老乔将面剂子擀成成长条，均匀地涂抹上油酥，卷成螺旋状面胚，用手按

扁，擀成薄饼，所有环节一气呵成、干净利索。10个饼坯摆成两行，老乔撒上白芝麻，放到热鏊上烤制。等到两面金黄，挪入炉膛，在炭火炙烤下，饼坯慢慢蒸发水分。这时，老街上香气袭人，芝麻香、油酥香、麦香混合在一起，让人垂涎三尺。

刚出炉的油酥饼放在竹筛中，像等待检阅的士兵，个个色泽金黄，香气扑鼻。小镇上的人就好老乔的油酥饼，买上几个，咬一口，脆而不碎，油而不腻，香酥适口，再配上一杯清茶，是一道不可或缺的休闲美食。

这几年，老乔年龄大了，渐渐力不从心，开始寻思着把手艺全部传给福娃。晌午，买油酥饼的人渐渐稀少时，老乔就手把手教福娃做饼。老乔教得认真，福娃学得用心，一老一少两个身影，没有语言交流，只有动作和眼神碰撞，岁月静好。

多年来，老乔用的面粉和菜籽油都是从农户手里买来的，面粉劲道，麦香醇厚，没有任何添加剂。菜籽油色泽金黄，清澈透明，除了油

香别无他味。就连和面用的水，也是从井里打来的，清冽甘爽。

有一年，一个本家老乡拐弯抹角找到老乔，向他推销面粉。老乔打开面袋，闻一闻，看一看，搓一搓，尝一尝，最后摇摇头说：这种面粉味道不对，人吃了对身体不好。老乡说：给你算便宜一点。老乔坚持道：便宜也不能要，我可不能做这种缺德的事情，我还得给儿子集福呢。老乡恼羞成怒：儿子又不是你亲生的，集再多福气也是别人家的。老乔听了，拿起笤帚就赶老乡走。

老乡不依不饶，站在门外骂老乔忘祖，引来不少人围观。直到此时，镇上的人这才明白，福娃是老乔收养的弃婴。几十年前，老乔在老家摆摊，铁炉边上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盯着案板上的油酥饼直咽口水。老乔送给男孩一个热腾腾的油酥饼，到了晚上，男孩也无家可归。男孩是个流浪儿，也是个哑巴。老乔没有成家，就领养了男孩，起名福娃，希望他将来成为有福之人。

这件事之后，再吃老乔的油酥饼时，好像更有一种超出食物本身的味道含在其中。匠心、善心、爱心，每一种都让人念念不忘，每一种都让人生出无限敬意。

小家烟火暖人心

□颜克存

家是心灵的港湾，也是最具烟火气的地方。林语堂说：构成人生的，更多是且将新火试新茶的寻常烟火，平常小事。人生不过一饭一蔬，小家厨房里的烟火气，就是人间至味清欢，最暖人心，最具诗意。

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笑问粥可温。人生之诗意和远方无非琴棋书画诗酒花，但也不能越过日出东方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小家厨房里的烟火气，藏着水乳交融的血脉亲情，除了动人的爱情，还有母爱和子女意，那是浓浓的家的味道。为喜欢的人做饭，等牵挂的人回家，寒来暑往，相视而

坐，围桌而餐，老得了岁月老不了等候，简简单单的一个碗盘里，就盛着人生满满的幸福。

儿时的我，不懂小家烟火之可贵，年少轻狂，总戴着理想的帽子追求不同寻常，视其为向往的诗和远方，想要真正做一次挣脱束缚的小鸟，扑扇着翅膀自由飞翔，逃离小家牢笼一飞冲天。彼时的我，从小吃到的母亲亲手做的菜，顿觉登不了大雅之堂；从小听过的母亲讲的故事，也如白开水般索然无味；从小心中高大伟岸的父亲，为人处世还不如自己明快豪爽。

于是，食不惯母亲饭菜的淡，听不进父亲有哲理的言。母亲不让上的酒桌，一定要

坐上去吃几筷子菜、喝几口小酒，父亲不让干的事，偏要凑上去看看结果如何。而结局就是以自讨苦吃来收场，吃多了、喝高了身体受不了，心里也难受，夜半而归，彻夜难眠，担心的母亲夜夜长留，心疼的父亲皱紧了经历过世事沧桑的眉头。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人间烟火人生路。当初年少无知不识小家烟火暖，看懂已是见过炊烟袅袅的烟火人，再也不要。长大之后，为了日子奔波、为了生计奔波、为了前尘奔波，日出出门，日暮归家，看到了日子的真，尝过了生活的苦，见过了曾经拼了命

老乔的油酥饼

□侯美玲



城市风景 汤青 摄

一口炸药箱

□汪珍玺

在我家阁楼里，有一口放置了几十年的炸药箱。炸药箱近两尺长，一尺多宽，两卡厚，由条状木板钉制而成，木板间还些间隙，木板上印有字母。因为时间太过久远，箱体颜色已成深褐色，但保存得还算完好。

小时候，我跟随小叔在岩泊渡老六中读初中。学校离小叔上班的区粮站有点远。于是小叔决定让我读寄宿。

开学那天，小叔给我准备了一些生活用品，然后放在一个简陋的木箱里。装好后，小叔对我说：从今天起，这口炸药箱就归你了。

我一听是炸药箱，心里有点不悦。小叔见我有想法，就说：这口炸药箱先是大叔用过的，我读书时把这个箱子让给了我。那之后，我就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去学校时，大叔也来了，他和小叔一起送我去上学。小叔用一根绳子系住炸药箱，两人各提一边，有说有笑地送我来到学校。

办好入学和寄宿手续后，我们就去寝室。寝室是一个老旧的大礼堂，礼堂一分为二，左边是女生，右边是男生。我分在上铺，那时的床是木质床，上下有两层，一寝室挤得满满的。同学们都将自己装衣物的箱子放在床底下，少数放在空闲的桌子上。他们的箱子大都是老式板箱，木匠

做工很好，也耐用；有个别条件好的用的是皮箱，唯有我的箱子是一个简陋的炸药箱。我觉得有点丢人，生怕同学们看见了笑话，于是将炸药箱往床底下推得深深的，站在过道上是看不见的。

一天半夜，突然下了暴雨，同学们都睡得沉，居然没人知道。第二天清晨起床一看，寝室里早进了水，有半尺深。同学们放在床下的木箱有的像小船一样在过道上荡漾，我的炸药箱也不例外，浮在水面上一漾一漾的，里面的衣服早已打湿。这让我十分难堪，脸上火辣辣的。

我立即跑到学校传达室，给小叔打了电话，讲了寝室发生的情况，并说不想寄宿了。小叔赶紧和大叔一起赶来了。见到此，小叔说：那就和我住吧，只是远了，读跑学更辛苦。我说：不要紧，我能行。就这样，我把东西清理好，准备搬回小叔单位。至于那口炸药箱，我说：那口破炸药箱难得搬，干脆扔了吧。大叔说：那炸药箱不能扔。我说：为什么？

一口炸药箱有什么用？

那天，大叔给我讲起了炸药箱的来历。

早年，大叔在外地刚参加工作时，条件十分艰苦，连衣物都没箱子装，于是找了个纸盒子装衣物。有一次，大叔的领导来检查工作，出于对大叔的关心，顺便到大叔住的宿舍看了下。见到大叔房子里十

分简陋，连衣物都是用纸盒装的，便说：小汪，我送你一口箱子吧，你好用它装衣服。这口炸药箱，从此成了大叔的看家宝。

大叔的领导曾是一名老志愿军，参加过多次战斗，立过多次战功。有一次和敌人争夺高地，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打到最后，弹尽粮绝。眼看着就要被冲上来的敌人活捉，他和另外两名战士上好刺刀，绕到另一处制高点，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就在这时，他不经意地朝战壕里一名牺牲了的战士瞟了一眼，发现他身下压着一个炸药箱。里面是不是有炸弹？他脑海里一个闪念，立即跑过去打开炸药箱，一看，里面果然装着大半箱子弹。他喜出望外，利用这箱子，狠狠地打退了敌人的两次冲锋，直到后续增援部队赶到。这次战斗取得了胜利。后来，他把这口炸药箱从战场上带回了国。

这口炸药箱，多年一直紧紧随在这位领导身边。

他将炸药箱送给大叔，是要他不要忘记幸福的生活是怎么来的。是要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扬革命传统，将红色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听完大叔的讲述，霎时，一颗怦然跳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顿悟。



覃大钰诗词

春莺啭

其一
浇花每叹盆根浅，育树何如艺苑肥。
新笋园中出麟角，雨宵更伴几声雷。

其二
虚心向上成高节，浩气凌空发秀枝。
高雅情怀素还洁，岁寒三友比松梅。

映山红慢
是甚从来，识故友，相逢陌路。
正十月阳春，善缘一结，欣然杯举。
神交漫话心仪语。
自怜风雨斜阳树。
凭老朽残境，难能静里关顾。

惭愧处，功德平庸；修练日，黄昏迟暮。
曾辜负，少年壮志，学问中西都误。
阴阳占破功名累，死生轮转无常数。
色空如许。

水中月，闲云又度。

李玉兵诗词

阳湖坪红军渡
往昔寒光乱，祇今瑞气浮。
戎烟空古渡，新树映清流。
击楫心常壮，挥戈力自遒。
春潮生两岸，曙色立孤舟。

定风波 天子山贺龙元帅铜像

立地顶天胡子郎，威名赫赫震八方。
魑魅纵横皆魑魅，无畏，刀劈盐局慑豺狼。
铁马金戈频四顾，渐悟，忠肝赤胆起南昌。
百应一呼当快意，大义，襟怀磊落正堂堂。

绵搭絮 赞戴桂香67年的守望
含情凝睇上高台，盼东风，力扫云霾，
群雁翻飞去复来。

动馀哀，泪湿芳腮。红尘紫陌，不负初怀。
屈指数日月，清音绝唱，心如莲正开。